

卷一

鶴山筆錄

宋清江魏了翁華父撰

平湖陸烜子章訂

蕭望之傳弭恭石顯等建白望之前將軍輔政欲
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
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
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師丹傳歸非於朕
朕隱君不宣爲君受愆又云獲虛采名謗譏匈

徭山筆金
一
勾愚按歸非歸惡等此已有之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蒙正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僕射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鬱悒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錢若水曰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若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

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宴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至道元年趙鎔劉昌言向敏中俱爲同知密院正月昌言罷若水代之愚謂若水旣知爲上所鄙而不卽去乃謂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政會宴駕不果上然則是終太宗之世無一人引去者宜爲人主所薄也且劉昌言能明呂公未嘗鬱悒則必不以己之罷政對人流

涕小人鄙淺逢迎以壞人主心術大抵若此
至道元年正月呂端寇準爲參政鎔若水與敏中
俱爲同樞然則若問西府敏中亦聞上語也而
獨無一言何哉

晉郭奕字大業爲野王令羊祐嘗過之奕歎曰羊
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
去人遠矣遂送祐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陳
后山爲徐州教授東坡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告

守孫覺願往見而覺不許乃託病謁告來南京
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歸爲劉安世所彈所賦
平生羊荊州遠送不作遠詩以此 唐楊憑貶
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善客徐晦獨至藍
田慰餞呂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曰君不負楊
臨賀肯負國乎 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
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爲黨出城道州刺史
四事相類而得失不同

鶴山筆錄 三
陸機漢高功臣贊茫茫宇宙上塲下黷慘楚錦反
黷渴也

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 哀帝贊卞射註並以爲
卞爲手搏

何武等贊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
所以難於受爵位也上文云武嘉區區以一簣
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言宏用
則丹免丹黜則宏封最後宏爲庶人丹受國邑

故曰者必古有是語註不及

蘇文忠嘗云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石徂徠詩
勉師愚等汝不聞圖王不成猶可霸舜與我俱
人學之則舜也蘇以前固有此語

呂東萊策問諸生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萃
百王致治之法而著之六經成而不試付其責
於後人以俟其驗至於今千有餘年矣云云自
六經旣成之後尙爲未試之書也

前輩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后山亦云每逢無可語暫阻卽相求此用阮脩語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忻然相對

黃太史跋送窮文擬楊子雲逐貧賦語稍莊文采過之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采之美也至於追琢前人如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况其下者乎

宋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間安些按此則人死而設形貌於室以事之乃楚俗也

按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終南據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隆窟崔嵬潘岳西征賦云九峻截嶭太一巖崧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

按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爲藍蓋以縣出美玉

故曰藍田苦泉在朝邑縣西北三十里其水鹹
苦羊飲之肥而美今於泉側置羊牧故俗諺云
苦泉羊酪水漿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
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卽史籀之迹也
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
稱古妙雖歲久訛闕遺跡尙有可觀而歷代紀
地理者不存記錄尤可歎息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置大斌縣屬上郡周隋不
改大斌者取稽胡懷化文武雜半之義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及曲敵戰具或問
曰邊城禦戰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寇若
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
備生其退慝之心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
門議者劣之

蘇秦說韓王曰韓有劍戟出於棠溪蔡州西平縣

西界棠溪村是也縣又有龍泉可以淬刀劍
肅宗白亭海方俗之間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
有水便名爲海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中錄此書
比其他地志頗爲有益於學者上焉紀三國南
北朝遷改稍詳下焉接乎本朝郡縣之制不甚
相遠而又記載阨塞貢賦得書事之實吉甫在
唐不得爲賢宰相然體國經野於此尙可考不
可以人廢言也

東漢公孫瓚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
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有職分富
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
暴百姓怨之按此病自王蔡秦史以來多有之
景祐中賈文元言諸道州有合避親三等舉人乞
詔漕臣彙聚更命官較試十取三焉今運司貢
事昉於此記得唐人有別頭試
洪範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

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向明而治治宮室飾臺榭內淫寵犯顏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主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東也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復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簡宗廟不祈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滅萬物者也其於人道終而形滅精神放越聖人爲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右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

秋數其禍福傳

或作傳

以洪範與仲舒錯

錯互至

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

傳又頗不同是以鑑仲舒劉向歆傳載睦孟夏

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

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於篇按此其說亦不可

廢故記於此以俟撫討

通鑑宋文帝十七年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

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

史載江州刺史

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以

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忽召景

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五年臥疾而人莫能知

其爲人深險可見宋文與此等人謀國安得不

虧君臣之義賊兄弟之恩乎

魏邢顒爲平原侯家丞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

劉楨諫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忌家丞之秋實

虞喜曰世人奇諸葛之英辯而哂呂岱之無對

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忌秋實之甘口也春華秋實二事相似

詩墻有茨韋史傳茨簷賤士本無官情茨亦草也史記茅茨不翦注屋蓋曰茅茨以茅覆屋則茨又爲屋蓋

王介甫元豐七年罷相居鍾山作兩元豐行元豐聖人與天通十月五日一雨風或謂徼倖再相王介甫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奧孫枝取杜子美

賦桐華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此未害如母淇奧稍牽強李注云世俗謂慈竹爲子母竹

爾雅科斗一名活東異苑龜字元緒桑字子明蔡卞本末詳見介甫示元度詩注

哀公四年爲一昔之期注夜結期也

吳中書令賀卻曰比年以來朝列紛雜真僞相貿人執反理之評士持詭道之論遂使清議變濁忠臣結舌按反理詭道蓋君子小人陰陽之性

相反如君子好遯小人否小人用壯君子罔
胡明仲評諸葛亮當此之時蜀喪元帥慘戚而歸
魏師歡欣奏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
不畱世代遷改向之成敗利鈍皆爲陳迹而青
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
兵皆可詳細思惟反覆參攷使人悞氣激昂因
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
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猶夸奪雄伯於

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今古一心理無間斷
又評唐太宗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旣往特陳
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
世將於是焉以爲師資可不辨乎楊再思薨再
思貴爲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號自無
知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崔元暉之徒矣
使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爲吾寧以偷合而
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間何

畜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勉於
爲善不與艸木俱腐耳使東之元暉之徒無善
可稱而又罹冤橫是誠再思之不若也故君子
不較榮辱成敗於一日以千載自期而已矣高
駢被囚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
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
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此等語皆有
益世教

兩龔傳龔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常爲駕徵賢者宜
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詔爲駕漢時招賢已
乘私車

韓福歸詔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
邴漢龔勝歸亦詔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
如韓福故事師古曰于傳舍上若今官人行道
過驛也按此時有詔不舍宿

李林甫身未及寒剖棺抉口夷諸庶人以葬十九

年所積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竄流親黨披
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飛煙浮塵不可搏
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
嚴挺之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忠
終不監戒隨以族滅

王介甫宰嚭詩相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
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李泰伯
詩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有六人程正叔

云管仲時威公之心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奈
何未有心蠹尙能用管仲之理程說知本王李
何其謬也

竹垞自粵遊回鈔鶴山筆錄一卷見眎予意
必陳腐滿紙漫不省也近因箋注蘇詩試取
檢閱則見辨核紀錄皆有真趣卓乎小說名
家毛氏津逮旣鐫其題跋而不及此想汲古
閣中亦無此藏本也爰校正一二僞字命兒

子承加意精抄儲之說類悔餘老人書

按唐宋叢書曾刻了翁經外雜抄二卷此
後及十分之三大段相類而立有異同古人
於說部往往歷年成書各種而後併歸之
此當是初本也恒記

鶴山筆錄終

臨溪隱居詩話

宋魏泰道輔撰

陸烜子章訂

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
上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穰洗
出苔錢則紫暈爛斑可愛此真斑竹也韓愈曰
剥苔弔斑林角黍餌沉塚是也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

隋書論
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
取之方能下沈顏作聲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
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贈張詩云洛邑得休告
華山窮絕陁倚岩晚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澆
拳跼梯飈飈伶俚侮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
知肇記爲信然而沈顏爲妄辨也

斑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
夾氏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
仝詩曰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韋編究終始不
知此二傳果何等書也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錄載劉希夷詩云年
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
之問愛此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怒以土囊
壓殺希夷世謂之問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也
吾觀之問集中儘有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
采不知何至壓殺乃奪之真狂死也

梅堯臣贈朝集院隣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隣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賢遠矣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清日自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將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

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拙蠢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妹妲方見明皇鑑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此說無狀不足道也

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亾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

疊前人謂杜甫句爲詩史蓋謂是也非但叙塵迹摭故實而已

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學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皇甫湜題浯溪頌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退之不以爲然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

韓退之有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同到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參差及

贈盧仝詩云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耀桃
李正此之謂也

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魏野詩云何時生上相明
日是中元李文定公廸八月十五日生於黔中
作中秋八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况文定
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爲心胸
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爲清節孤輪碾空
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

公得此爲經濟終篇大率皆如此雖造語粗淺
亦豪爽也野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贈三豪詩謂
之歌豪以配石曼卿歐陽永叔晚節益縱酒落
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
命得臨江軍新塗縣尉年近七十卒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
號西崑體識者病之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已者

臨溪詩話 五
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
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
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之
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
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愈
工於前也

李固爲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石洪溫造李渤
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
作幙下士水南山人今又任鞍馬僕從照閭里
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
論時事有力未免遭驅使

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
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
愁如何不自閑人與身爲讎而退之薦其詩云
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祐題名其旁

又刊一聯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
來與題名一手書也此句乃李溫詩全篇曰恩
驅義感卽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

歐陽文忠公作詩話稱周樸之詩曰風煖鳥聲碎
日高花影重以爲佳句此乃杜荀鶴之句非樸
也

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予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
予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阻之而味愈
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雄健但恨其
少餘味爾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
句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
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見各殊不可強
同也

鼎澧道中有甘泉寺過客多酌泉瀹茗天禧末寇
萊公準南遷題名寺壁天聖初丁晉公復南遷
又題名而行其後范諷爲湖南安撫感二相連

斥遂作詩云平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向南
行層巒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

夏鄭公竦評老杜中秋月詩初升紫塞外已隱暮
雲端以爲意在肅宗也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
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豈順宗時作乎東
方謂憲宗在儲也

劉禹錫云賈生王佐才衛綰二車戲同遇漢文時
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

也衛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爾及景帝立稍見
親用久之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
丞相在文帝時實未居重位也

人豈不自知耶反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
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
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
又云始知元和十四歲四海重見昇平年爲盡
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

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篇後畧云端求古人遺琢挾手不停方其拾瓊羽徃徃失鵬鯨蓋謂是也

石延年長韻律詩善叙事其它無大好處籌筆驛銅雀臺畱候廟詩爲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蟾疎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

輝此殆其庶幾乎

白居易亦善作長韻叙事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
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
讀而多厭也

蘇舜欽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
健爲主梅堯臣亦善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
世謂之蘇梅其實與蘇相反也舜欽嘗自歎曰
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

也

周越爲尚書郎在天聖崇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
近古無足取也

元豐癸亥春予謁王荆公於鍾山因從容問公比
作詩否公曰久不作矣蓋賦詠之言亦近口業
然近日復不能忍亦時有之予曰近詩自何始
可得聞乎公笑而口占一絕云南圃東岡二月
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鶯

臨溪詩話 九
黃嬾嬾垂此之真爲佳句也

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境上者十二人隱父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數事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倒聯吟嶰瑄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用故事亦恰好

慶曆中李淑罷翰林學士知鄭州會奉祠柴陵作

詩三絕其恭帝詩最涉嫌忌曰弄楯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逾三尺猶認房陵半伏來旣爲仇家陳述古抉其事以聞禡一職

至和中阮逸爲王宮教授有宗室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泰山名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復以請求賄事因廢斥

張鑄健吏也性亦滑稽為河北轉運使以事謫知
 信州是時以屯田員外郎葛源新得提舉銀銅
 坑冶信州在所提舉源欲為鑄廢舉狀移牒令
 鑄供歷任脚色狀鑄不平作詩寄之曰銀銅坑
 冶是新差職任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脚色
 下官踪跡轉沉埋源有慙色

王摩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一本
 作皆老作龍鱗尤佳

北

此卷即抄遵王所藏讀書敏求記所載者未嘗
 影畧兩行云沈武九年丙辰映寫老人寫於華
 亭集賢外波字善而宏時年八十老人即孫道明
 也上弓表凱之印得昌國印臨澧之字敏求記誤
 刻澤字非見此本冒由知之信乎雙校之功為
 禱書第一為子梅之陸源後

詩話終

北牕炙輶錄卷上

宋 施彥執 撰

平湖陸 烜 訂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聞伯淳至
 盛怒以待之伯淳既見和氣藹然見眉宇間卽
 笑謂介甫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私實天下事
 爾相公少霽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
 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管子猶知爾况乃相

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爲伯淳所薰不
覺心醉卽謂伯淳曰業已如此奈何伯淳曰尙
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許明日見上白之
及明日見上有張天驥者實橫渠弟也自處士
徵爲諫官遂於上前面折荆公之短荆公不勝
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嘗謂諸公曰新法之弊
吾輩當中分其罪使當時盡如伯淳何至此哉
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爾

范堯夫罷相與伊川相見責堯夫曰曩者某事相
公合言何爲不言堯夫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
合言何爲又不言堯夫又謝罪如此連責數事
堯夫皆謝罪及他日伊川偶見堯夫劄子一篋
凡伊川責堯夫所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
與伊川辨一詞惟謝罪耳此前輩之度量不可
及也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起

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
魏公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
融幾同異魏公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
易師爲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
歐公終身不言易

孫威敏不肯讀溫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
威敏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讀何不擲去威敏曰

擲則不敢擲讀亦不敢讀立朝之節若此

呂吉甫旣叛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
吉甫說秀水通判張君濟置田一事君濟置田
時吉甫有舅鄭不知其名謂之鄭三舅往來君
濟間介甫乃發其事卽拘君濟鄭皆下獄鄭遂
死獄中已而奉勅張君濟決配某州臨刑日士
大夫莫不哀傷之決訖有內臣出白紙一大幅
輒印其脊血而去人大驚問之答曰欲呈相公

也嗚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乎

姚進道在學士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

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

餅不食徒以飼僕何耶進道曰固也某來時老

母戒某云學中夜間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

為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

如初進道名曰華亭人

進道嘗渡揚子江遭大風浪舟人皆號呼進道乃

徐顧一親口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

吾口來德立強忍為取之曰姚某平生不為不

義事江神倘有知乎使吾言不虛風浪即止不

爾請就溺死俄而風霽

禹錫高祖謂之陶四翁開染肆嘗有紫草來四翁

乃出四百萬錢市之數日有駟者至視之曰此

偽草也四翁曰何如駟者曰此蒸壞草也澤皆

盡矣今色口外實偽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

然駟者曰毋憂某當為翁通事之遍詣小染家分之四

翁曰諾明日駟者至

通事之人曰駟

翁盡取四百萬錢

草對其人一熟而盡曰寧我悞豈可悞他人耶

時陶氏資尙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登第者亦

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名與諧錢塘人

子韶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為外物豈

可必而聖人之言乃如此蓋聖人之氣不與兵

氣合故知必不死於桓魋此天下高論古人所

未到也予亦以謂古人文字皆聖賢之氣所發

雖一詩一文亦天地之秀氣今人懶於文字者

蓋其氣不與聖賢之氣及天地之秀氣合故不

得不懶也

龜山為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特迂路見

龜山執禮甚恭龜山辭讓久之察其意果出於

至誠即問之曰提學治詩否曰然龜山曰提學

治詩雖聲滿四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

教之龜山曰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今誦三百
 篇詩倘授之以政果能達歟使於四方果能專
 對歟倘能了此事則可不然是元不曾治詩也
 季常不能對

子韶張九成既魁天下已身為禁從始歸教學聖錫

汪應辰既魁天下乃不遠千里始來從子韶學此

皆天下奇特事又子才妻聖錫乃以書充奩此

亦異事也

趙清獻初入京赴試每經場務同行者皆欲隱稅
 過清獻獨不可以為士人已欺官况他日在仕
 路乎竟稅之

趙元鎮丞相未第時嘗投牒索逋二百緡其縣令
 曰秀才不親至乃令僕來耶因判其牒曰某人
 同趙秀才出頭理對元鎮視其牒曰必欲趙秀
 才出頭乎奉贈二百千遂置其牒

天經曰介甫既封荆公後遂進封舒王合之乃爲
荆舒故東坡詩曰未暇闢楊墨且復懲荆舒此
皆門人不學之過

胡安定自草澤召有司令習儀安定不可有司問
之曰某事父則知事君之義在鄉里則知朝廷
之儀安用習爲當時恨其崛強及對日人皆屬
目視之而安定拜舞之容登降之節藹然如素
宦於朝者衆乃大服之

陳伯脩作五代史序東坡曰如錦宮人裹孝幘頭
嗟乎伯脩不思也昔左太冲三都賦就人未之
重也乃徃見玄晏玄晏爲作序增價百倍古之
人所以爲人序者本以其人輕而我之道已信
於天下故假吾筆墨爲之增重耳今歐公在天
下如太山北斗伯脩自揣何如反更作其序何
不識輕重也沈元用元用或以前輩詩文字求其

題跋者元用未曾敢下筆此最識體元用名晦

正夫曰明皇本無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顏真卿如
何名德及祿山反真卿獨全平原乃始曰朕不
知有此人又異時欲相張嘉貞乃不記其姓名
不知逐日用心在何處

正夫曰人有話當與通曉者言之與不通曉者言
徒爾費力於彼此無益反復之餘只令人悶耳
陸宣公之於德宗橫說直說口說筆說不知說
了多少話德宗卒不曉其後宣公竟不免忠州

之行至於漢高祖踏着脚便會

荆公論楊子雲投閣事此史臣之妄耳豈有楊子
雲而投閣者又劇秦美新亦後人誣子雲耳子
雲豈有作此文他日見東坡遂論及此東坡云
某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
楊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仁宗嘗郊時潞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
風左右驚擾潞公急止之曰毋譁因誡左右曰

事不得聞幄外乃扶上就湯藥遂稱攝行事至
禮畢百官無知者當時但是樂減一奏識者疑
之及出人始知之皆大驚且服潞公之能當大
事也

范文正公云凡爲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
天下名言也

張望道吾鄉長者人也嘗作秀州司戶遇大旱本
府所以望山川禱佛祠祀土龍坐蜥蜴縱徙市

所謂致雨之術無不試卒不雨後欲乞水於海
鹽縣神山之龍池衆曰太守以爲張司戶爲人
忠厚誠懇使爲之禱宜有所感動遂遣之及望
道乞水回至半道果大雨村人皆羅拜雨中自
後州境有水旱使望道祈之往往輒應當時號
爲感應司戶

蔡元長苦大腸秘國醫不能通蓋元長不肯服大
黃等藥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聞者齟

九
齒久之乃得見已診脈史欲示奇曰請求二十
錢元長曰何爲曰欲市紫苑耳史遂市紫苑二
十文末之以進須臾遂通元長大驚問其說曰
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秘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
清肺氣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聞不知用何
湯下耳

錢塘有人小腸秘百方通之不效有一道士錢宗
元視之反下縮小便藥俄而遂通人皆怪之以
問宗元曰以其秘故醫者驟通之則小便大至
水道愈溢而久小便愈不得通矣今吾縮之使
水道稍寬此所以得流也此一事殊爲特見

黃師文云男子服建中湯婦人服四物湯徃徃十
七八得但時爲之損益耳有男子病小腹一大
癰其諸弟侮之曰今日用建中湯否師文曰服
建中湯俄而癰潰蓋小腹癰爲虛其熱毒乘虛
而入建中湯旣補虛而黃耆氏且潰膿也子才有

婢子得面熱病每一面熱至赤且痺絕悶絕問
師文師文曰經候來時嘗爲火所逼也問之曰
無之已而思之曰昨者經候來適爲孺人粘衣
裳服偃僕曝日中甚其昏若火炙以孺人趣其物不
敢已由是面遂熱師文曰是也四物湯加防風
獲差師文藥大率皆如此平江有婦人臥病垂
三年狀如癆醫者皆癆治不差師文往視之曰
此食陰物時遭大驚也問之其婦方自省曰曩

者方食米糲糲忽人報其夫墮水由此一驚遂往
苒矣師文以丸子藥一帖服與之用雞糞湯下須
臾取一痰塊下抉其痰正包一米糲糲蓋當其時
被驚快快在中而不自覺也其後婦人遂安問
爲何藥師文曰我只去朱二郎家用十文贖青
木香丸一帖與之曰何爲用雞糞湯下曰以雞
喜食糲也此師文譎耳未必然也師文父病口
瘡瘡師文治之不愈心訝之乃密訪諸婢子果其父

嘗晝同婢子寢明日瘡作師文即詳其時節明日即用其父所寢時令其父淨濯足以某藥貼脚心差又婦人苦風丹每酒沾唇則風丹重疊而起痒刺骨殆不可活師文令服五積散約數服以杯酒試之如其言飲酒已丹不作德昭一婢嘗苦風丹亦以此聞其說遂服五積散亦差又師文用五積散治產瀉產瀉最難治師文用五積散殊効

有奇功

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正夫曰人不可不識主人位自漢以來識主人之位者惟四人西漢之張子房東漢之陳太丘蜀之諸葛亮武侯晉之陶淵明是也子房既識主人位遂坐其位子房既去陳太丘識之遂坐子房之位太丘既去諸葛武侯識之又坐太丘之位孔明既去陶淵明識之遂坐孔明之位自此以往則賓主莫辨而坐席紛然矣

印說顏子不貳過以爲無第二念亦快

錢塘有兩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居萬松嶺兩處士之廬正夾湖相望予嘗館於冲晦之孫^協切^協之居卽冲晦之故廬也有一菴岩堯於嶺之上東望江西瞰湖湖之曲正與孤山相值而和靖之室隱見於煙雲杳藹間遐想當時之事使人慨然也和靖雖廬孤山後有一室正在凌雲閣^間之側和靖多居此室

且徐冲晦比和靖則和靖名字尤高而冲晦以數學顯冲晦數學當時士大夫皆宗之然切嘗親與余言曰先祖有戒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塘以錢塘永無兵燹

陶隱居孫真人皆以藥隱亦隱之善未能治國且復活人不亦可乎近林靈素沈洞元真有活人心平生施藥不可以數計余與洞元別二十年聞其別後醫益工巧視病罕診脉止令作咳嗽

聲輒知病之所在不知此何法也在經有見而
知之者上也聞而知之者次也洞元之法非聞
而知之者乎凡有病至不惟與藥地稍遠者必
設盃具則有居貧者館之日與飲食如此則亦難繼矣
故人之所以餽洞元者亦厚臨死猶有逋二十
緡蓋盡費於此也察洞元之心自孫真人以來
一人而已

張承德守鄭州其軍下有人詣闕告變者太祖械

送其人於承德使自治之承德止笞十智哉承
德

東坡性簡率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州時常
喜至祥符寺琴僧惟賢房閑憇至則脫巾褫衣
露兩股榻上令一虞候搔之起視其岸巾止用
一麻繩約髮爾又築新堤時坡日往視之一日
飢令具食食未至遂於堤上取築堤人飴器滿
貯陳倉米一器盡之大抵平生簡率類如此

德昭母年近八十得疾冬苦寒夏苦熱八十非帛不暖則老人之苦寒尙矣至夏則又酷畏熱德昭昆仲冬則爲重裊複幙貯藥炙炭所以致暖之術無不具其昆仲遂不復入寢室皆會臥宿於其母之帳庶幾人氣有以溫之也至夏則二人居帳外居帳中者交手揮箒以伺其母之動息至倦則止熱甚則帳外二人更之謂婢妾不足委皆不用嗚呼事親若此亦可以無愧於古人矣

人矣

友人史幼明仕縣尹余告之曰有官君子所最忌二事在已則賍在公家則聚斂他罪惡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君子之列今之或有處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已其入已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期貴顯真劫盜也章子厚謂溫公爲賊光正可對盜跖謂孔子爲盜

丘也

宇文虛中在虜金作三詩曰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

流落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

林開口摧頰空抱朴脅肩奔走尙腰金莫邪利

劍今安在不斬姦邪恨最深遙夜沉沉滿幙霜

有時歸夢到家鄉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

北海羊回首兩朝俱草莽馳心萬里絕農桑人

生一死渾閑事裂背穿胸不汝忘不堪垂老尙

蹉跎有口無辭可奈何強食小兒猶解事學粧

嬌女最憐他故衾愧見沾秋雨短褐寧忘折海

波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詩始

陷虜金中時作所謂人生一死渾閑事云云豈李陵

所謂欲一倣效范蠡曹沫之事後虛中仕金爲國

師遂得其柄令南北講和太母獲歸往往皆其

力也近傳明年八月間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

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爲人告變虛中覺有警急

發兵直至虜主帳下虜主幾不得脫遂為所擒
嗚呼痛哉實紹興乙丑也審如是始不負太學
讀書耳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孫次卿曰老子此語
衍二字何不言見可欲心不亂次卿名邦杭新
城人家兄門生也嘗為戶郎文有西漢風

溫公初官鳳翔府年尚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
蹶起着公服執手板坐久之人莫測其意范純

甫嘗從容問其說公乃曰吾念天下安危事不
敢不敬范蜀公言儲嗣事章十九上待罪百餘
日鬚髮盡白嗚呼君子於天下國家事其精誠
至於如此古所無有也直使人敬仰敬仰溫公與蜀
公平生友善溫公自謂吾與景仁實兄弟但姓
異耳觀二君子此事良哉朋友

子容嘗言淮南監司童貫客也坐累罷去實子容
叔氏微言之其監司往見貫不得通乃厚事其

使臣使臣曰吾亦不能爲公通姓名但伺相公
出公立於道左我唱拜公卽拜此見相公之道
也其人曰諾他日貫出其人遂立於道左使臣
果唱拜其人遂拜貫問曰何人對曰某人貫曰
這廝在此乃呼使近馬首問之其人遂隨貫至
其第叅拜訖貫曰汝不飢否乃令取酒一壺勞
之遣去後貫爲雪其罪遂復得淮南轉運使鳴
呼方其爲監司時鼻息上雲漢威聲山岳不知

來處乃如此當時出蔡氏諸閹門者徃徃多此
輩耳子容名元廣姓張氏華亭人

沈元用有三大節元用自奉使回正二聖北狩僞
楚僭竊時元用卽欲仰藥時煥卿沈子暘尙在
元用幕下二公急前抱持之爲翻其藥曰事未
可知也少遲之元用自此常納藥於夾袋中曰
僞命至則飲此無何僞命至元用時適病遂以
病免此一大節也及呂時元用知某州一聞其

事即日致仕此二大節也丁一箭之起屠戮人
 至酷既經江西州縣望風奔潰時元用知宣州
 曰此賊死於此矣乃會士卒自解髻剪頂心髮
 燒灰投諸酒與士卒飲之曰吾與汝輩誓死此
 城士卒皆奮自此元用遂宿城上不復歸家賊
 射城上箭如雨元用不為動數日元用臨城謂
 賊帥曰吾城中無有汝不知過吾已與三軍誓
 死此城矣不信請射我遂披胷使射羣賊大驚

皆羅拜城下而去此三大節也

張邦昌僭叛論者謂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
 止為揀一城生靈吾鄉傳商霖曰此何言也當
 時邦昌之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無可言吾
 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靈耶邦昌不立未必累
 一城生靈設令累之則二聖北狩一城死之適
 其義復何恨哉商霖名巖叟

余寓秀州學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時余年二

此下疑有脫文

十七而子才纔年十八子才斬斬少年中性復
 滑稽俊發則翻倒一齋及其莊語儼然而坐衣
 裾不動者終日余因固心喜之一日范文正公有
 言寧可終身無爵祿不可一日忘忠義遂撫案
 咨嗟久之余由是遂與之親厚子容罕在齋一
 日自華亭來叅告予未之熟也時同舍言其鄉
 人近以捕賊改官皆有歆羨意獨子容愀然歎
 息曰使張某他日忝一第決不肯捕賊改官余

喜曰何得此仁人之言由是益相親厚

余舊與先覺在鄉中多遊大慈塢時經行諸寺間
 觀壁間前輩題名詩句於祖塔得惠銓覺一詩
 曰谷口兩三家平田一望賒春深多遇雨夜靜
 獨鳴蛙雲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
 濤白捲江沙又於靜明寺塵壁中詩兩句云瀾
 深魚自躍風暖客還來惠覺最爲東坡米元章
 所禮甚爲樸野布衣草履繩棕櫚爲帶時夜半

起槌其法嗣門索火甚急法嗣知其得句也或稱無油輒疾呼燃竹得火卽疾書之詩人之得句蓋如此惠覺詩混然天成無一毫斧鑿痕雍容閒逸最有唐人風氣但七字殊未稱蓋學力未至耳

陳齊之謁茂實茂實方撻其子齊之曰公撻令嗣何爲茂實曰小兒輩須與撻之齊之曰以某觀之正不當撻撻之所以敗之也要須喻以道理

爾小兒輩自孩提時卽當喻以道理曰如是是天下好事如是是天下不好事如是者可行如是者不可行如是者可恥如是者不足恥孩提雖無知而吾日聒之所以入耳者熟會當漸入正處如此則着脚下便識士君子道路矣所謂筆撻豈可無哉不得已而出之使輔吾之道理爾平日未嘗出一旦忽出之被吾筆撻其恐懼愧恥之心爲如何若然則豈不謂之善教乎今

之教子者都不喻以道理但箠撻之彼胷中固無知又日被吾箠撻者已熟遂頑然無恥矣若是則教之非所以敗之歟齊之此言可爲教子之法

黃致一初看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

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此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爲一隔句云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偶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全舍曰某明日策中必有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問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諸長者皆拱

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何如耳

諸葛孔明每見龐德公輒拜床下龐公初不令止子韶曰拜床下者已爲諸葛孔明而受拜於床上者其人何如哉誠哉是言然則諸葛孔明觀龐德公則其人物爲何如然其平生所有乃付之灰埃草莽自鹿門一隱之後遂不見踪跡嗚呼非甚盛德何以至此又安得使孔明不爲之

屢拜乎孔明視德公固爲晚進矣然孔明在妙齡時才氣如何當下視一世乃肯拜德公於床下此所以爲諸葛孔明也沒量之人只爲此一點摩拂不下

德先言一僧曰吾佛法豈有他哉見人倒從東邊去則爲他東邊扶起見人倒從西邊去則爲他西邊扶起見渠在中間立則爲他推一推中間之說甚好德先名興仁德昭弟也

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爲詩雖拾俗語爲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人與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卽謂之曰何不讀書去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論語遂歸買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語畢奈何曰見程先生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門顯道

曰第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於學者卽受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爲伊川言之伊川遂畱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日記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却在何處思叔遂於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

上也

天經久瘧忽夢一人眉宇甚異對天經哦一詩云
塞北勒銘山色遠洛中遺愛水聲長秋天萼菜
扁舟滑夏日荷花甲第香病遂瘥殊可怪也天
經因續其詩曰識面已驚眉宇異聞言更覺肺
肝涼洛中塞北非吾事萼菜荷花興不忘天經
於文藝皆超邁人後竟不第人或以為洛中塞
北之句不合謝絕之如此然亦豈有是理乎天

經姓葉名琳字伯琳婺州人以舊字行

天經曰異時嘗在旅邸中見壁間書一句云一生
不識君王面某輒續其下云靜對菱花拭淚痕
他日見其詩使人羞死乃王建宮詞也其詩曰
學畫蛾眉使出羣當時人道便承恩一生不識
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門唐人格律自別至官
體詩尤後人不可及也

人見淵明自放於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疎懶人耳

人不知其平生學道至苦故其詩曰淒淒失羣鳥
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
清越遠去來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歛翮遙來歸勁
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繫身已得所千載莫相
違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處便一時放下

陽關詞古今和者不知幾人彥柔偶作一絕句云
客舍休悲柳色新東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
皆兄弟何處相逢非故人自古悲愁怨慙之思

一掃而盡陽關詞至此當止矣彥柔姓陳名剛
中英偉人也後以江陰僉判與子韶諸公同貶
知虔州安遠縣卒

余所謂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歌
始發聲謂之引引者爲之導引也旣引矣其聲
稍放焉故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旣行矣於是
聲音遂縱所謂歌也今之播鼓者始以一小鼓
引之詩所謂應引懸鼓是也旣以小鼓引之於

是人聲與鼓聲參焉此之謂行可也既參之矣
 然後鼓聲大合此在人聲之中若所謂歌也歌
 行引播鼗之中可見之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
 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
 始故不同也正如今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今
 詩家既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
 矣今選中有樂府數十篇或謂之行或謂之引
 或謂之吟或謂之謠或謂之曲名雖不同格律

則一今人強分其體制者皆不知歌行引之說
 又未嘗廣見古今樂府故便生穿鑿耳

高抑崇

名

始封進劄子以為非和氣不足以治天

下上首肯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為如何是
 和氣凡人始上殿皆皇恐戰汗惟恐應對失詞
 未有反致詰於上者上為倉卒一問亦愕然乃
 曰今疾厲不作螟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
 即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

上乃默然嗟乎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古人未
能發也抑崇發之至哉斯言余觀近世能盡斯
道者其程伯淳乎

張子公為戶侍苦用度窘欲出祠部改鹽鈔見秦

丞相檜秦曰且止若干年不出若干年不改鹽鈔

矣張乃具陳當時利害俱不聽張怒乃勃然曰

相公言大好看勢不可行今日事勢如此安得

沽虛譽妨事實一旦緩急相公何處措辦遂拂

衣而起見趙相公口口口曰如何張復陳其利

害丞相乃贊之曰甚善甚善子能畱心執事如

此吾復何疑然於子口口口天下財賦乎曰未也

丞相曰若此則子亦小失契勘矣如某州有米

若干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錢若干某州有錢

若干復數數州張但呀然趙相曰今所以不即

發來者發來國家便有無限財賦也固嘗行文

字令且只就本所使萬一有變緩急某亦粗有

備矣如子之請姑乃遲也勿吝見教張乃大服
 曰若此豈不是宰相秦會之都不知國家虛實
 利害但以虛詞蓋人人心安得而服

龜山作梅花一詩寄故人云欲驅殘臍變春容先
 遣梅花作選鋒莫把疎英輕鬪雪好藏清艷月
 明中時故人正作監司見此詩遂休官

諸司造船吏夤緣為盜每造七百料船率破釘四
 百斤曾處善為某路轉運使偶見破艦一閣灘

上乃遣人拽上令焚之人皆不測其意既焚得
 釘二百斤於是始知用釘之實朝廷於是立例
 凡造七百料船給釘二百斤自處善始

晏元獻為宰相兼樞密使范文正叅知政事韓魏
 公富鄭公樞密副使一時人物之盛如此而韓
 范二公與元獻有舊故薦之而富公其婿也元
 獻以嫌欲避位而仁宗不許夫宰相用人正當
 如此顧人才如何耳安問親舊乎崔祐甫一日

除吏八百親舊居其半此乃天下之公道也後
 之避嫌者雖才如元凱以親故避不敢舉而弄
 權盜柄者又托此以市私恩植黨與此人君之
 用人所以為難也

應求謂予曰使成安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果擒乎
 或自有處也觀當時之策信乎殆矣予曰不然
 韓信入井陘在李左車不用之後也使不知敵
 人所取予遽頓兵四險地非甚庸將不至此况

韓信乎大凡用兵必先為敵人計然後始能伐
 敵人故鄧公之軍黥布司馬仲達之軍公孫淵
 皆出於此李左車之計雖趙之上策然左車未
 陳此計時乃先在韓信算中矣故其策雖妙安
 能施於信哉但成安君用李左車則趙亦未易
 下

禹錫問余曰周伯仁救王導始陽言曰今年殺諸
 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逮事已解固嘗同

車入見雖告之以相救之意庸何傷卒不告後
竟遇害伯仁亦口口余曰不然此所以見古人
用心處也元帝與王導豈他君臣比同甘共苦
相與奮起於艱難顛沛之中今以王敦遂相猜
忌如此君子所以深惜也故伯仁之救導欲其
盡出於元帝不出於己所以全君臣終始之義
伯仁之賢正在於此

余嘗愛茂實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

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

元崇之必有一宋廣平景不如是無復人道矣

子韶與正夫論仁宗朝人物正夫曰未說設施只
豎起幾個人物在廟堂上也須教太平

正夫謂子韶曰昨強幼安來說話引援甚富某謂
之曰若此者六一語若此者溫公語若此者東
坡語若此者山谷語強幼安語却在甚處幼安

無語

陳明作爲西浙漕來謁正夫正夫因語次日昨日
 熱陳亦曰夜來大熱正夫曰公安知熱陳笑曰
 如正夫學問高明議論英發固某所不敢望至
 於寒暑天下人共知之乃謂某不知熱何也正
 夫曰公安知熱如某乃知熱耳某在閒處無一
 毫事到心故四時之變化寒暑之盛衰此身皆
 知之言今日寒則信寒矣於是增益衣裘言今日
 熱則信熱矣於是減絺絺以予言今日溫今日

涼皆與陽陰之候不差毫厘未今左右簿書獄訟
 紛然在前而利害禍福之心交戰於中性命且
 不知所在又安得知寒暑也陳乃歎息曰真高
 論

魏公夫人嘗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
 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壽公見其辨爽悅之其婢
 既上壽畢忽泣下公怪而問之婢曰念妾父在
 時每生朝婢子輩上壽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

事不知泪之所從也公曰汝父爲何人曰某人嘗爲某州通判公大驚責夫人曰此士大夫女乃讓其安得輒取爲婢夫人謝不知公卽令諸女列後擇一有官人厚嫁之

魏公判北京有術者上謁言能視笏文知吉凶魏公語其人明日至明日魏公作飯召通判而術者遂預焉公預與通判易笏令視之術者視魏公笏言某日當再召在相位若干年視通判笏

曰某日當進秩當至某官旣畢魏公使人厚謝之通判曰狂生敢欺罔相公如此罪應誅乃反厚餽之何也公曰琦先欺他

正夫曰茅菴草屋風雨一興輒欲顛仆至廣厦大堂屋雖疾風震雷頓撼天地而安若泰山藩籬鳥雀風勁草搖則驚飛竄伏而豐牛巨象雖長鞭大箠猶扶之不行人之度量其相懸亦猶此

沈元用以四六自負以謂當今四六未有如晦者

其謝解啟一聯云谷寒難暖喜二氣之或私風
引輒回悵三山之不到真為絕唱也惜其過貪
翻近為蕪穢耳

先覺論文以為退之作古子厚復古此天下高論
董應求以漢文帝有真才文帝纔一寬厚長者耳初

無一毫英武氣優游不事若無能為者當是時
外有強藩悍將內有權臣孽君乃中外恬然固
雖有七國之強乃高祖過制非文帝之罪然亦

此條在前晏元獻
條下

終文帝之世不敢有為非有真才而何歟彼以
智術把持天下者可同年而語哉應求名天民
泉州人

北牕炙輶錄卷上終

北牕炙輶錄卷下

宋 施彥執 撰

平湖陸 烜 訂

溫公爲兒時與羣兒戲有一兒悞墮水甕中羣兒
 怖奔公獨不去乃亟取石就甕下作一竅以出
 水水流出其兒乃救公爲兒時仁術已如此矣
 平江有富人謂之姜八郎後家事大落索逋者雁
 行立門外勢大窘乃謂其妻曰無他策惟有逃

耳顧難相挈以行乃僞作一休書遣之曰吾今
往投故人某於信州汝毋戚心事幸諧卽返爾
將逃乃心念曰委債而逃吾負人多矣使吾此
事倘諧他日還鄉卽負錢千緡當償二千緡多
寡口受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嫗夜夢有羣羊
甚富有人欲驅之有一人呵之曰此姜八郎羊
也毋得驅遂恍然而覺明日姜適至其所問津
嫗問其姓曰姜問其第幾曰八嫗大驚遂延入

其家所以館遇之甚厚久之乃謂姜曰嫗有兒
不幸早死有婦憐嫗老吾義又不嫁畱以待嫗我我甚
憐之欲擇一贅壻久未獲觀子狀貌非終寒薄
者顧欲以婦奉箕帚可乎姜辭以自有妻不可
嫗請之堅姜亦以道途大困不得已從之其妻
一日出擷菜顧有白兔逐不可得欲返兔卽止
又逐之又不可得欲返兔又止如是者屢逐追
之一山上兔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兔所

在乃得一石爛然照人持歸以語夫姜視之曰
此殆銀鑛也冶之果得銀姜遂攜其銀往尋其
故人竟無得而歸因思曰吾聞信州多銀坑向
之穴非銀坑乎遂與其妻往攻之果銀坑也其
後竟以坑冶致大富姜於是攜其妻與嫗復歸
平江迎其故妻以歸召昔所凡負錢者皆倍利
償之此亦怪矣余思其後妻憐其姑之老義不
嫁此天下高節而姜臨逃亦有倍償所負之誓
是報善人乎

子範謂余曰劉信叔

名錡

守合肥厥功高矣然此一

事亦有天幸者余曰如何子範曰聞其始與金
人戰金人布陣西北是日東南風大急塵沙擊
面金人大敗他日戰金人據上風及未接風急
反塵沙甚焉金人又大敗若是非天幸者乎余
曰自金人犯順內外將士無一人爲國家捐軀

幹出死力一逆虜人之前驅者望風奔潰相襲
爲常惟劉信叔守廬州甲兵脆薄糧食單寡當
時將卒閔然欲散信叔乃折箭爲勸誓狗忠義諭
以禍福然後三軍之士皆爲之奮激左右支吾卒
能以孤壘折咆哮百萬之師而奪之氣然則反
風之異安知其非精忠有以感動天地乎安得
遽以爲天幸也

明道知金華縣有人借宅居者偶發地得錢窖千

餘緡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
致訟二人爭不已明道問主人曰汝藏此錢幾
何時曰久矣自建宅時卽藏此錢在地矣汝借
宅幾何時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錢盡以錢文類
之明道既視其錢文乃謂客曰此主人錢也客
爭之曰某之錢明道曰汝尙敢言汝借宅纔三
年吾遍閱錢文皆久遠年號無近歲一錢何謂
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有富人于氏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鑿鷲入其家
言吾乃父也其子驚問之曰汝實吾子異時乞
汝於汝父今吾老矣汝從吾歸其子不服遂致
訟其鑿具致其乞子於于氏詞明道曰汝有何
據曰有據曰何據曰某尙記一藥方簿記其歲
月也明道令取藥方至則紙墨甚古其後書云
某年月日以第幾子與本縣于二翁明道畱其
方明日問其子曰汝年幾何曰幾何曰汝父壽

幾何曰幾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驗鑿所書歲月
合乃謂鑿曰汝詐也鑿曰某安敢詐明道曰汝
所記歲月與其子之年齒信合矣此特得其歲
月耳然汝有一缺漏處乃不覺鑿曰某有何缺
漏明道曰以汝云歲月考于氏之年時于年三
十四耳何得謂之翁其鑿語塞

又有一富人亦有一子方孩無母乃有一壻將死
屬其壻曰吾以子累君幸君善撫之他日吾子

長當使家資中分之乃出手澤札託付其壻及其長不肯如父約其壻乃以手澤札訴於縣明道乃密謂其子曰汝父智人也不如是汝之死久矣惟其壻有半資之望故汝保全得至今雖如是某人亦賢也不然方汝幼時豈不能殺汝取全資耶今豈當較其半也其子悟遂中分之

明道在邑中視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訴至有不持牒竟造庭口述者邑中事無晨夜得以聞嘗夜

半有殺人者明道驚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當是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皆大驚以問明道明道曰曩者吾嘗行諸鄉遍閱諸鄉人惟此人有悖戾氣是以知之其明察如此

嘗有監司問明道借兩夫取桑白皮曰本司非乏人顧聞桑白皮出土者殺人故非其人不可使惟公若至誠格物所使皆忠厚可委所以奉免耳

富鄭公知鄆州有士人出入一娼家久其後與娼

競乃槌其面碎之涅以墨遂敗其面其娼號泣
訴於府公大怒立追士人至卽下之獄數日當
決遣其士素有才名府幕皆更進言於鄭公曰
此人實高才有聲河朔間今破除之深爲可惜
公曰惟其高才所以當破除也吾亦知其人非
久於布衣者當未得志其賊害乃如此以如斯
人而使大得志是虎生翼也今不除之後必爲
民害竟決之

沈文通

名邁

未知杭州時有士人任康敖卽作薄媚

及狐狸者也粗有才然輕薄無行嘗與一娼閔
亦墨其面後文通知杭州聞其事志之一日文
通出行春宴望湖樓凡往來乘騎者至樓前皆
步過惟敖不下馬乃驟轡揚鞭而過文通怒立
遣人搶至卽敖也顧掾吏案罪卽判曰今日相
逢沈紫微休吟薄媚與崔徽蟾宮此去三千里
且作風塵一布衣遂於樓下決之此可爲輕薄

者之戒

家兄門生有沈君章無他奇但性頗孝喜為狹邪
 遊一日宿妓館因感寒疾以歸苦兩股疼其母
 按其股曰兒讀書良苦嘗深夜閱書學中乏炭
 薪故為凍損耳君章謂余曰某聞老母此語時
 直覺天下無容身處即心誓曰自此不復遊妓
 館矣後余察之信然此亦可謂善改過矣
 家兄門生有湯良器人品甚高詩文字畫皆肅然

事繼母至孝家兄既捐館江西殯洪州時良器
 已登第為江西運司屬官遭罹兵革久不與家
 兄聞問相及舍姪橫往扶護偶於一客次見之
 良器聞家兄死沛然流涕乃極力佐舍姪營力
 扶護事良器實貧甚乃盡取妻子首飾授舍姪
 家兄旅櫬得以萬里護歸者良器之力居十七
 八予與良器款不久然心知其賢者其後果與
 子才善又大為李伯紀所前席其人固可知今

又觀於家兄盡力如此益信其爲賢也故家兄之賢弟子惟孫力道陸虞仲湯良器辛先覺陳德昭他亦余不能盡知在諸公間惟先覺不第而卒而德昭猶在場屋良器名口不幸早卒遂終於江西運司云

家兄門生有施大任嘗知秀州嘉興縣始視事訟牒逾千指大任皆不問獨摘其無理者得七八十皆科罪是日決撻至暮其不盡者明日又行

之自後安狀者徃徃皆屏跡

德昭有親王子思知海鹽縣視事之初其訟牒亦如大任時子思不問獨摘其一無理者對衆痛杖之杖訖子思徃入宅堂去乃令一吏傳教云知縣將飭諸訟者飭罷指揮其無理者逐用錢抽取其牒去及子思飭罷出已失其半矣由此言之爲政不可無術

正夫曰人言漢高祖能用張子房高祖安能用子

房哉實子房用高祖耳然觀高祖一村漢頗識道理能聽人言語遂將驅使之見其時來因為成就之耳

正夫曰人言陶淵明精節隱淵明精節何嘗隱正是出耳

正夫曰謂子才曰入雲閒妙矣然猶未若懷禪

師云雁過長空影說寒則天無留水雁之心雁無

遺踪之意

正夫曰譬之射者左亦見是的右亦見是的其公熟亦前亦

是的後亦是其公熟亦的射者左射右射面射背射不論如何只是要中的如何是的曰仁

正夫曰宰相須識體若不識體如何做得他王荆公為宰相每與百官爭一事皆親書細字至數十劄子猶不已也豈是宰相體

正夫曰天下有幾等人譬如以物自地纍至天上不知有幾層也自家須要在第一層上立地坐地始得

正夫嘗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
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於
胸中浩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於詩淵明
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卽道花遇竹卽說竹
更無一毫作爲故予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胸萬
卷鬱含蓄遇事時一麾百怪森動目淵明澹無
事空洞撫便腹物色入眼來指點詩句足彼豈
發其藏此但隨所矚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曲

蓋本於正夫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色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

夫云

或謂惠勝仲曰孔子在陳蔡之間弦歌不絕或幾
於遣勝仲曰胡爲其然也弦歌自是日用乃不
變常耳安得謂之遣子韶甚喜勝仲之言以告
正夫正夫曰固也然聖人旣當厄亦當輟其日

用事以圖所以出厄之道至圖之不可乃安然
如平日耳不然水火既來通兵革交至乃安坐不
顧是愚耳何得爲聖哉故孔子所以雖弦歌不
輟終微服而過宋也

正夫說萬物皆備於我所謂狼如羊貪如狼猛如
虎毒如蛇虺我皆備之

正夫謂子才日子路未可量如子路拱而立三嗅
而作當是子路有省處

東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列妓女奏絲竹之聲聒
兩耳王有終宴不交一談者其人性返更謂待
已之厚也直或有佳客至則屏去妓樂盃酒之間
惟終日笑談耳

舊傳陳無已端硯詩云人言寒士莫作事神奪鬼
偷天破碎神言奪鬼言偷天言破碎此下字最
上也今本乃作鬼奪客偷殊玉石矣此當言鬼
神不可言客也

竊聞王補之性至鈍每課百字至五百遍始能成
 誦然精苦不已積久忽自通達王補之之名聞
 於四海故知學者有不勉耳勉之其有不至者
 乎性之利鈍不計也子思曰有弗學學之弗能
 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
 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
 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是者雖愚必明
 雖柔必強

毛澤民名題西湖靈芝寺可觀房紫竹一絕頗佳
 云塔前紫玉似人長可恠龍孫久未驤第放煙
 姿出簷去此君初不畏風霜

有一相識妙於醫沈元用謂世之和扁而論者勿
 之容曰過年來頗覺聲消以予思之良以好賄
 重故也子容曰醫者好貨重財也已非其道况
 一好賄則有命於其間矣病者之瘥則保其命
 之厚薄也近斯人之多失豈非坐是乎

中有譌字難通

天經嘗言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此夫子所以賢顏子也今人亦云
 簞瓢陋巷吾能安之豈不可笑也夫顏子負王
 佐之才使小出所長取卿相如拾地芥然不肯
 苟進乃安於陋巷此所以賢也今之人無材無
 德本是窮餓之人乃亦曰我能安貧賤欲將何
 為蓋廟堂之上本是顏子着身之地今乃陋巷
 非顏子之地矣然能安之此所以為顏子也閭

閭溝壑是汝着身之地今在閭閻溝壑中適其
 所爾又何言安焉天經之說極然今無志氣人
 往往皆以此自安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貧賤豈君子之樂
 哉然而不去者以我無貧賤之道故也既有貧
 賤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之何為去貧賤之道
 豈不以學不講歟豈不以行不脩歟豈不以不
 才無能歟此所以貧賤也既以此得貧賤在我

者求去之如何日夜講學日夜脩身日夜進其所不能三者既盡求其窮我者已不得矣然後貴賤貧富舉付之於無足道爾今乃惰慢荒逸一無所爲而曰我能安貧是安於不才無狀耳安得謂之安貧賤哉又曰貧者士之常且只問他如何是士

子韶嘗夜夢陳子尚夢中憶其已死乃問曰公尙畱滯幽冥子尙曰公既不厭於生我亦何厭於

死此語殊有理

陳履常以監司非其人置其酒食於廳角余既書之續以語茂實茂實大以爲過當曰譬如陽虎餽孔子豚孔子不應棄之亦食之而已余深不喜此論一時未有以答茂實且方與他客語遂罷已而思之陽虎之豚孔子未必食何以知之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未嘗不飽以施氏食我以禮因知孔子食於他或不飽也推孔子不飽

之意則陽貨之豚安知其食也孟子曰請無以辭却之以心却之余深疑其事君子於辭受之際受則受卻則卻豈有受之而曰心卻余因此論孟子之言所謂心卻之者受之而不用也古人如此者多倘實受享其利而曰心卻是妄語爾貨之豚正心卻之物也

魏公應爲徽州司理有二人以五更乙會甲家如期往甲至鷄鳴往乙家呼乙妻曰旣相期五更

今雞鳴尙未至何也其妻驚曰去已久矣復回甲家乙不至至曉遍尋踪跡於一竹叢中獲一尸乃乙也隨身有輕賫物皆不見妻號慟謂甲曰汝殺吾夫也遂以甲訴於官獄久不成有一吏問曰乙與汝期乙不至汝過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殺其夫也其人遂無語一言之間獄遂成

游議師雄殿院子也知真定縣時朝廷新得燕山

其倉廩虜人皆席卷去燕山大飢朝廷命府州
 縣輸糧調牛車所在鼎沸□□□□□□
 惟議寂然無所為吏人懼更進言之曰姑去隣
 縣糧已集將行矣吏人皆叩頭言罪不細且此
 事非倉卒可辦今尙未蒙處分奈何諸縣且行
 矣議曰候諸縣行乃自巳而諸縣皆行議乃遍
 召其民曰輸粟事如何民皆曰晚矣議曰不然
 吾所以不敷汝糧調汝牛車者正以吾自有糧

在燕山故也民驚曰如何議曰汝第往燕山固
 自有糧也汝每鄉止擇能辦事者數人賫輕資
 往糴之民皆惘然遂敷出金銀一一為區處畢
 臨行又謂其人曰有餘金當盛買牛車以歸民
 至燕山所在糧運空集米價頓落焉河北等路
 米有餘遂糴納之先至者以糧兌久不得納皆
 賣牛車以自給其遣人遂以餘金買之皆乘而
 歸後其事達朝廷遂擢議為河北運使

鄧光祖知嚴州某縣時當紹興中國家方創都錢塘所需材木甚大期且急所在鼎沸而光祖殊不經意乃徐集諸里正各置之卽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一紙令各具其界中凡寺凡廟凡駟凡官道有木與所降色樣合者供不得脫一根既供乃令匠往視之皆合遂令里正伐官特與糧不須吏木乃大集所得倍其數他郡縣皆望青斬伐所殘人塚墓及民家要害處甚衆而

吏復夤緣求乞於其間所在騷然惟光祖絲毫無侵於民且不出一吏所得乃過諸縣二者頗相類故併及之

有落解者作啟事痛詆試官時丁葆光爲試官復其啟曰俯知有司之不明仰見君子之所養又云當俾志氣塞乎天地之間無使精神見於肝膈之上又曰韞匱而藏何妨於待價之玉踴躍自試真所謂不祥之金

鄭毅夫以國子監第五人發舉意不平為謝主司
 啟事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
 五此猶可也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
 鰲不靈置頑石而在上

子韶言舊閭巷有人以賣餅為生以吹笛為樂僅
 得一飽資即歸臥於家取笛而吹其嘹然之聲
 動鄰保如此有年矣其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
 謂可委以財也一日謂其人曰汝賣餅良苦蓋

易他業其人曰我賣餅甚樂易他業何為富人
 曰賣餅善矣然囊不餘一錢金不幸有疾患難汝
 將何賴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錢一千緡
 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則有溫飽之樂一旦有患
 苦又有餘資與汝賣餅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
 人堅諭之乃許諾及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矣
 無何但聞籌算之聲爾其人亦大悔急取其錢
 送富人還之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舊

劉若虛言京師有富人欲得一行頭難其人有人
 薦一人以徃富人卻之其人謂其所薦曰某何
 以得卻幸試問之薦者問富人富人曰我觀其
 人不能忍飢此不足掌財薦者告其人其人曰
 某誠不能忍飢只能忍飽富人聞之遂召其人
 用之果滿意曰可之矣又曰昔者以錢一千餘
 子韶言某在史館方知作史之法無他在屢趣其
 文耳

俞與材說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師有賣勃荷者京師

呼薄荷為勃荷也

其家嘗買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

渴甚乞水於史史乃以尊酒勞之飲其人遂感激

而去後京城被圍史縋城出時城外悉已煨燼為

四顧人馬復寂然史茫茫行野中憂恐甚俄而

見茅店兩間史急趨之則乃一人家主人見史

大驚曰官人何為至此此去咫尺即大兵不可

前幸當畱此所以慰薦史者甚厚史乃問汝君為

常館於吾家吾家
待之甚厚此人常
德某故今始知此人
非商也乃金人間耳
爾後數日而謂千人
長者遂衛其家出
圍史回其人得免案
金人敗盟錄言美
本心國一旦崛起今
據其間者乃往來京
師十餘年

誰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即賣勃荷者也異時嘗
蒙官人尊酒之賜時常不忘今日官人幸至此
某報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師外皆灰滅汝獨
能存何也曰某與一千人長厚善故獲保全至
今然行即遁耳且謂史曰斯人今當至官人當
伏床下語未畢所謂千人長者果至與其人語
久之乃去史乃出問曰汝何為與斯人善曰家
本旅店斯人曩時作河北商來京師十餘年耳

則金人謀我國家已久矣所謂崛起者非一旦
也史獨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免於死恩
之施人其報効乃如此
法言誦身將以信道也如誦道以信身雖天下不
為也叔祖曰身所以信道也道之誦信係吾身
也豈有身誦而道信者乎南子禮所當見也陽
虎禮所當敬也二者皆禮也非誦也孰謂見所
不見敬所不敬乎

楊承功之喪余在焉有弔客至或先哭而後拈香
 或先拈香而後哭二者孰是余謂先哭而後拈
 香是蓋其人始死往見其柩則哀情已生是時
 何暇為禮便當哭爾哭畢乃拈香跪奠始與之
 為禮且令孝子出見當先與之哭乎當先致其
 慰之辭乎是先必與之哭爾生死之情一也故
 商人先拜而後稽顙周人先稽顙而後拜孔子
 曰吾從周

六義之說新義以風雅頌卽詩之四始伊川謂一
 詩中自有六義或有不能全具者六義之說則
 風雅頌安得與賦比興同處於六義之列乎蓋
 一詩之中自具六義然非深知詩者不能識之
 夫賦比興者詩也風雅頌者所以為詩者也有
 賦比興而無風雅頌則詩者非詩矣取之於人
 則四體者賦比興也精神血脈者風雅頌也有
 人之四體使無精神血脈以妙於其間則塊然

凡作詩者孰不有賦比興然其能善其事亦塊然棄物

棄物而已矣夫惟善其事者使精神血脈渙然於制作間於是風雅頌焉風者何詩之含蓄者也雅者何詩之合於俗者也頌者何詩之善形容者也此三者非妙於文辭者莫能之三百篇皆制作之極致而聖人之所刪定者也故三物皆具於物中而風尤妙蓋風有含蓄意此詩之微者也詩之妙用盡於此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非詩之尤妙者乎此所以居六

義之首也歐陽公論今之詩曰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寄之言外知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此近於六義之頌也含不盡之意寄之言外此近於六義之風也

子尚說君子嚮晦入宴息以謂嚮晦入宴衆人皆同之而未嘗息惟君子然後能息言心之休息也

叔祖善歌詩每在學至休沐日輒置酒三行率諸

生歌詩於堂上閒居獨處杖策步履未嘗不歌
詩信乎深於詩者也傳曰興於詩興者感發人
善意之謂也六經皆義理何爲詩獨能感發人
善意而今之讀詩者能感發人善意乎蓋古之
所謂詩非今之所謂詩古之所謂詩者詩之神
也今之所謂詩者詩之形也何者詩者聲音之
道也古者有詩必有聲詩譬若今之樂府然未
有有^有其詩而無其聲者也三百篇皆有歌聲所

以振蕩血脈流通精神其功用盡在歌詩中今
則亾矣所存者章句耳則^特是詩之所謂神者已
去獨其形在爾顧感動人善心不亦難乎然聲
之猶可髣髴余觀詩非他經比其文詞葩藻情
致婉轉所謂神者固寓焉玩味反覆千載之上
餘音遺韻猶若在耳以此發之聲音宜自有抑
揚之理余叔祖善歌詩其旨當不出此龜山教
人學詩謂必先歌咏之歌咏之餘自當有會意

處不然分析章句推攷蟲魚而強以意求之未
有能得詩者也

蘇仲虎說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
子繫此辭殊可恠也曰隼者禽也誰道獸來射
之者人也誰道鬼來如此安用釋為三復其言
乃知聖人有微旨蓋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釋
之曰隼者禽也而射之者人也今詞中本無口
參之孔子乃
□□□□增一句云弓矢者器也此何理哉

惟射隼者弓矢而詞中乃不見弓矢是所謂藏
器於身也聖人之旨豈不微哉

仁宗嘗與宮人博纔出錢千既輸却即提其半宮
人皆笑曰官家大窮相□□輸又惜不肯盡與仁
宗曰汝知此錢為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
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又一夜在宮中聞
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
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且聽外間如許

快活却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上曰汝
 知否吾家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
 渠渠便冷落矣嗚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仁宗一日視朝色不豫大臣進曰今日天顏若有
 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進言宮
 掖事以謂陛下當保養聖躬上笑曰寧有此夜
 來偶失飢耳大臣皆驚曰何謂也上曰夜來微
 餒偶思食燒羊既無之乃不復食由此失饑大

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於祖宗法中無
 夜供燒羊例朕一啟其端後世子孫或踵之為
 故事不知夜當殺幾羊矣故不欲也嗚呼仁矣
 哉思一燒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虞子孫之多
 殺故寧廢食嗚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間
 深仁厚恩澤橫被四海也

家兄門生有孫力道在鄉校與一同舍舒子進相
 友善子進本富家子後大貧有孀婦挾二孤纍

然從子進既不能爲之資年浸老嫁無售者力
道深憐之每自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無何力
道果登第時年雖近四十然美丰姿貴官達宦
爭欲壻之者十數力道皆謝去遂歸語舒氏婚
及舒氏歸已白髮滿頭矣力道與之懽如平生
嗚呼世稱劉廷式之義謂千載一人今力道之
事豈減廷式哉力道蚤年以貧不娶乃獨以教
學養孤遺遺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嘗與人言

亦罕有能知者力道名朝宗錢塘人終於江山
縣丞

家兄門生有陸虞仲崇寧初同家兄赴省試明日
省榜出是夜舉子無睡者惟虞仲酣寢如平日
黎明報虞仲遇同舍皆謀以入曰虞仲公遇遇矣
虞仲方覺乃徐問曰彥發遇遇否同舍曰偶遺虞
仲曰彥發不遇遇吾事不可知復酣寢如初人皆
服其度量自登第後愈篤學其在仕路以風節

著後以監察御史召未及供職而卒虞仲名韶之卽子正之父也

二家兄蚤年力學冬夜苦睡思乃以紙剪圓曆如大錢置水中每睡思至卽取曆貼兩太陽則渙然而醒其苦如此治詩善講說其講說多自設問答以辭氣抑揚其中故能感發人意故子韶謂家兄講說有古法如公羊穀梁之文然江浙間治詩者多出家兄門前後登第者數十人而

家兄反不第豈非命耶曩久困太學嘗有啟事一聯云池塘綠遍又是春風河漢夜明忽驚秋月當時大學同舍者皆誦此語後推恩爲某州會昌縣主簿卒家兄諱國光字彥發

禍福報應之理淺言之則不驗深言之則近惟故儒者之於禍福可以默會難以言談也古今論禍福者多矣惟子韶立論以爲唐虞三代之時聖人在上其氣正其氣正故禍福之應亦正也

唐虞三代之下聖人不作故其氣亂其氣亂故禍福之應亦亂也然其間不能無小差者堯之聖而丹朱失天下舜之聖而商均失天下其善報爲何如瞽之不仁而舜興鯀之不仁而禹興其惡報爲何如以大槩言之則子韶之論似也然如向之所論則禍福之報莫切於父子之親當堯舜之身故不能無疑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本不差毫厘奈何不達理者指

夫顏夭距壽之事便疑其不驗也善哉老氏之言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倘因此言推而達之則禍福之理庶乎能默會矣

子韶省榜中有春秋試官一門生亦與試其試官盡授以平生所作春秋又云場中當出某題某題宜熟記之有人微知其情具以告陳阜卿蓋阜卿宗卿皆春秋也曰春秋額最窄此不可不記阜卿曰有命他日考試畢擇明日當奏名是

夜有一試官忽群鼠鬪不可睡聽之鼠鬪落卷籠中其試官起驅之則寂然無有再睡則鬪如初審聽之果落卷籠中也又起驅之復寂然如是者三其試官乃心動曰豈是中有卷子乎燃燭盡取落卷閱之果得一書卷大佳試官曰事已定矣得此何為姑畱之明日試官方會茶俄而下座有一小試官起白知舉曰春秋止當取二人取三人已侵他經分數矣今止取若干人

於書額大虧矣乞行處分遂袖中出一狀稱說

云云知舉曰業已定奈何其試官曰固知無及

矣然今日論列之萬一有謫罰庶幾免罪爾衆

試官陳鬪鼠之事皆大驚因出書卷觀之衆皆

稱善遂出一春秋正其門生也其春秋試官猶

爭不已衆人不可竟見黜而阜卿兄弟皆遇豈

不謂有天理乎阜卿名文茂常州人

子韶榜中有許叔微嘗夢有人告之曰汝無及第

分叔微夢中遂懇其人以何道使某可第其人
 曰分止爾奈何叔微曰行陰德可否其人領首
 而去叔微自此遂學醫頗有得無何其鄉中大
 疫叔微遂極力拯療之往往獲全活者頗多一
 夕復夢其人唱四句云呼盧殿上請何是主王
 陳間隔呼六為五及是榜子韶既魁王郊第四
 人陳吉祖第五人叔微第六人叔微又應該恩
 人升一名遂得第五人恩例所謂王陳間隔呼

此條上有閻子開一條
 又進道張安道一條

六得五其親切如此呼盧者傳臚之謂也

進道嘗酒酣書乘流則行遇坎則止攻苦食淡吾
 素懷也或人厚我使紅裙傳觴盤列珍羞吐之
 則忤人茹之則忤已當此之時但付之一笑陶
 淵精節明所謂觴來為之盡既去無吝情其此之謂
 庭光老見此語乃指乘流則行遇坎則止謂余曰
 要須古人下語至進道之言吐之則忤人茹之
 則忤已此語便不然又曰必如此乎進道此一

段語最宛轉庭光意直須隨波逐流方明自在
姑畱於此使後人觀之果庭光語然乎進道語
然乎

進道雜書云上士雖不讀書亦進律下士雖讀天下
之書亦不進律惟在我輩正當讀書耳進道此語
殊有味然雖上士安可不讀書進道第一等人
乃自處於必讀書蓋可知矣
余隣人歲畜一犬每滿一載則賣之屠者至捕犬

其犬跳梁號叫雖屠兒不能近其主人者往焉
其犬正窘急間見主人乃搖尾帖耳作呶暗聲
至以身揩摩其主人以為獲所恃也俄而擒之
以授屠者使人不欲視余謂鄰人曰汝無賣犬
犬可憐如是况平日有吠盜之功乎犬直幾何
吾當歲授汝直隣人感余言亦不賣犬

張九何鎮蜀凡官於蜀者既不得以子屬行及到
官例得置婢惟九何公不置婢官屬遂無敢置

婢者公聞遂買兩婢官屬乃敢畜之公將去任九何之呼婢母囑之曰當善嫁此女且厚贈遺之遺猶處子也

杜祁公乞身得請旋於洛中置一宅居之時歐公為畱守祁公入宅即攜具往慶歐公見門巷陋隘謂公曰此豈相公所居者當別尋一第稍寬者遷之公曰某今日忝備國家宰相居此屋謂之小固宜然異日齋即承務居之大是過當竟

不許

曹武惠平江南詣閣門稱曹彬勾當江南公事回而杜祁公罷相歸鄉里書謁次前鄉貢進士前輩所以處功名富貴如斯而已

溫公每至夜輒焚香告天曰司馬光今日不作欺心事夫君子行已固求合於道既合於道何必天地知之而天地亦豈不知之溫公之為此蓋自警之術也

劉器之問道於溫公溫公曰從自不妄語入自謂平生不妄語此事不學而能及細看之始知人豈得不妄語如與人通書問叙間濶必曰思仰推此以往皆妄語也

趙清獻公既致政歸其清脩益至每浣中衣不敢懸空處室白恐觸汚神靈乃掛於床使陰乾推此其有欺暗室事乎

清獻平時類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對賓客殺核皆豐

吳十朋家買鰻一斤得二枚其婢治之破其腹尾急纏其臂解去乃段縵之復急纏其臂至段縵盡其尾方定又異日學中烹鱠湯正騰沸乃以鱠投之鱠皆跳躑湯中有一鱠飛至屋梁乃復墮而死嗚呼可怪也已故鰻鱠不可不戒貪生怕死同於人也

杭州江漲橋有富人黃氏性嗜鱉日羹數鱉一日

其庖者炮鱉以爲熟也揭釜蓋有一大鱉仰伏於蓋頂乃復入釜中須臾揭之其鱉又仰焉庖人憐之其厨邊適臨河乃縱諸河羞餘鱉以進主翁爲訝其少以爲盜之也鞭之兩髀流血庖人痛甚臥竈下旣覺頓覺痛止視兩髀則青泥封其創訝之俄而見鱉自河負泥而上庖人大怪之具以實告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食鱉後遂捨其廬爲寺卽今黃家寺是也

有孚維心亨說者曰君子身雖處險而其心常亨予竊以爲不然凡易言亨皆一字句以謂必如是乃亨耳維心亨又坎豈曰置身之地故君子在坎必求所以出坎之道乃但惟心亨乎彖曰坎險也行險而不失其正乃以剛中此亦釋有孚之辭夫剛中之德行險而不失其正則君子處險之道盡矣然則惟心亨乃言出險之道也亨者出險之謂以君子欲出險乎維有此心耳

險吾心術能出險之道聖人既陳所以出險之
 道又指人以出險之路其釋坎之辭始曲盡矣
 他日子正過論易曰近思有孚維心亨未得其
 說偶一日閑晝臥乃聞隔壁兩腳夫當渡江一
 夫曰錢塘江甚險汝託得此心否某乃撫席而
 起曰此有孚惟心亨也余曰余此說舊矣子正
 名景端熙仲姪

子正謂余曰孟子論浩然之氣曰是氣也至大至

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伊川則以
 至大至剛以直為句其下止曰養而無害介甫
 則以至大至剛為句下曰以直養而無害以伊
 川為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氣於直字毫無功用
 以介甫為句直字方有力余深喜其說以為子
 正於學問知求日用處矣然有大不然者浩然
 之氣安能無一直字無一直字則不成浩然之
 氣矣何者直正是浩然正是養無一直居其中

剛必至粗暴大則成荒唐又安能配義與道乎
 陳齊之謂余曰子貢以為知見作故孔子特告之以
 汝與回也孰愈蓋欲其自口口中入子貢不領
 反入知見中走故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
 一以知二孔子復曉之曰吾與回言皆為知見作
 不為知見所困者惟顏子耳故曰汝不如也齊
 之名長方本福寧人今居平江

高抑崇說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謂脩其天爵

而人爵來從其不來奈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
 也若欲其來則與脩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
 所謂從者非此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茲四人迪詰於商不言成湯於周不言武王說者
 紛然子才曰無逸一篇皆謂享國長久所以不
 言湯武耳然后衆說皆破文字有如此分明而
 不見者亦可怪也

余嘗愛族姪庭先說詩以為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使言之可

足卻只如此也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嘆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如此也惟卻了他不得故獨為之舞蹈耳

滕元發始至殿前已取作第三人以犯諫見黜後復至殿前仍居第三時鄭獬殿頭楊繪第二人或問元發曰公平生以大魁自負今止得第三何其次也元發曰只為鄭的獬楊的繪也

王沂公作三元人皆賀之皆交贊其三元之盛公正色曰曾當時廳下讀書意本不為此二字又在太學時至貧冬月止單衣無綿背心寒甚則二兄弟乃以背相抵晝夜讀書人或遺之以衣服皆不受蓋是時已氣蓋天下矣安得不亨達劉得初白蒙亨劉觀皆太學名士太學魁徃徃三人皆專之一日嘗在場中會卷子德初先出之犯諱二人不言次蒙亨出之又犯諱二人亦不

言最後觀出之復犯諱二人亦不言三人者皆
 自喜謂二人犯諱魁將誰歸及見黜始知皆犯
 諱此何容心

有一青陽衍治周禮赴上舍試其鄰坐有人過午
 猶閣筆衍素不識其人遂起揖之曰日晚矣未
 下筆何也其人曰今日偶因此題猶未有處奈
 何衍即與卷子令體之其人得衍文會其意須
 臾立就榜出行魁其人本經第二人皆文至今載

榮遇集中

一人言鄉中有士人在場中雖骨肉至親扣之卒
 不告一辭而其人實高才平生詩文混之東坡
 集中人莫能辨也今年且六十矣猶困場屋陳
 阜卿兄弟居常日日卷子令所知恣觀然兄弟皆早
 第由是言之在彼不在此也

章子平監賦云運啟元聖天臨兆民監行事以為
 戒納斯民時於至純上覽卷子讀運啟元聖乃動

容嘆息曰此謂太祖讀天臨兆民嘆息曰此謂
 太宗讀監行事以為戒嘆息曰此謂先帝至讀
 納斯民於至純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當遂魁
 天下此賦雖不切題然規模甚偉自應作狀元
 當時破此四句亦豈有此意偶作如此看由是
 知世間得失徃徃皆類此耳

庭光見予書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為侍立七十
 餘日止得不為血氣所遷一句庭光以為七十

餘日不語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光具
 眼處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容易

子石即石
 卵也夫注

嘗有數相識閑會話有一相識言舊有人于常買
 家以錢三十得一子石即石卵也漫用壓紙有
 人見其石欲得之遽酬錢數千其人見其着價
 高心疑之未與後遂增至二十緡其人見其着
 價愈高其心益疑以為寶也遂不與然持此石
 屢年無他異人亦無顧者但見所知則摩挲其

石曰此嘗有人酬二萬錢矣如是又屢年其親知謂其人曰公持厥石久矣雖有疇昔之價然卒無他異爲公計不如一剖之悉其中或有異就如其價不過失二十緡而平生之疑以決豈不快哉其人然其說遂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泐然清流也人皆異之但不知其人欲得此石何爲時何子楚在座曰是必有用也

異時有人亦畜一石初不爲異胡人見之驚嘆不

已遂願得其石遽酬萬緡其人亦以酬價高猶

豫未與胡人守其石不去遂增價至十萬緡乃

與之人問胡人此石何異也胡人遂取盆水以

石置水中使人諦視之乃有一馬現石中有飛

動之狀人問曰此石固異矣然何用也胡人曰

此名龍駒石以水浸之飲馬輒生龍駒此無價

寶也由是言之則其人之欲得子石意者亦若

有此類用耳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皆成花所謂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類然纔形似之也跌萼檀蕊皆成真花或時為梅花或時為菊花式時為棗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輩皆交出之以水沃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定其色目也萬氏歲必一宴客觀水盆花人亦攜酒就觀焉政和間天下既奏祥瑞而徽宗復喜玩好物故天下異寶咸輻輳頗皆得

爵賞萬氏以為吾之盆天下至異使吾盆往當出貢獻上蒙爵賞最厚遂進之及盆入乃不復成花矣幾獲罪嗚呼人之爵賞豈容濫取也萬氏水盆聞於江浙久矣挹水浸之即成花頃刻無差一冒爵賞遂失其初豈偶然哉世之無義無命貪冒爵賞者觀萬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花之白者類多香其紅者殊無香今花以香名於世者白花居十七紅居三惟荷花瑞香數種瑞

香亦纔瑣碎小紅耳不稱名於世者籬落田野
間襍花之香者不可勝數大率皆白色而紅色
者無一二也固知戴其角者闕其齒傳以翼者
兩其足此理在天地間無物不然也

本草云椒合者殺人桑白皮出土者殺人魚無目
者殺人與鱗逆者如此十餘種魚無目與鱗逆
者固未之見也今人烹炮豈皆能去椒之合口
者店家桑白皮安能保其無出土者然亦未嘗

見殺人他物亦爾是果古人不足信歟余竊觀
本草之論藥如左氏之論禍福凡人一威儀之
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皆以爲得禍本草言一
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皆以爲殺人一
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未必遽得禍而
左氏斷之以必得禍蓋有得禍之理也一椒實
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未必遽殺人而本草
斷之以殺人蓋有殺人之理也既有得禍殺人

之理則安得不慎今人食物偶或不死者蓋其
 五臟和平血氣強盛幸有以勝之耳不幸而是
 中失調血脈方亂則又以一物投之禍莫測也
 北牕炙輠二卷宋施彥執編予得之海鹽陳
 琳典少典所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從予借抄
 其書稍稍流傳於世按彥執諱德操海昌人
 本張子韶之友也生不婚宦病廢而歿子韶以
 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亾公

繼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間四海惟
 三五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先覺也彥執
 嘗著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郎暕編橫
 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莫有舉其姓
 氏者矣進道名述堯張孝祥榜進士有蕭臺
 公餘詞一卷予所藏有之歲在癸兆執徐秋
 七月竹垞朱彝尊書

輠車脂角也奇以溥子髡為炙輠謂其言

長而有味如炙輶器雖久而其膏不盡也
 今彥執此書晦子百年而復顯殆亦膏之
 沃者其行遠也張子韶有寄彥執書曰季
 父來備詳勸心且問家靜弓味所得益高
 發於言辭粹然可錄或即指此書耶又子
 韶嘗稱其咏柳春風兩岸客來注紅日一
 川鶯去白田之句梅谷陸恒後

北牕炙輶錄卷下終

閔子南頗有前車風嘗為鄉校直學令用圖書匠用一圖書匠性持
 氏年七十餘子南時年六十五餘持既用圖書玉索傍若千子南自若
 于不可又信以若干復石可子南素負氣不隨圖書於地曰老高之乃尔愛
 錢乃化曰去安用尔印為符色不動乃俯拾其圖書往納懷中曰直學無思
 老立雅賤物常與先長往來子南向之懷於乃拱手而胸曰唯之曰長收嘗
 有一帖老立古歲之明日取是日其人來子南冠履必見大賓者祀畢持
 逆出其父帖止令用圖書其後乃署名曰海上持處士子南既知父批乃
 謝罪曰某不知也遂立札於長者持退乃竟送出門而去持布於草履傲
 睨王公而子南實世家又感思此一向先人之德即時修改宏遠與其人為
 神如此口口口第氣之妻子南名按有詩名江浙間
 進道統張安道年出俱高士之友多往持之公初不令止有孫延嗣為鄰則件
 一日往持公曰某已愛君家相四世矣且而公相延嗣既好而起乃持之如子如
 始前車受好自不同臣原所言歐之有故人子來持者但平委而不辭讓則心
 温公如答持之與其人通寒温叙父死父契記再持好而若如此則愛祀矣吾御
 國子關子東兄弟見某先年持之元子曰奉蒙先長收不棄不敢若持逆平
 愛以持前車受好祀不同如此此以予意觀之荆公倡公最中制
 此物係在下奏許持微修下

北窗矣輟錄三卷字施彦撰竹垞跋云得之海鹽陳少曲所藏其書
乃稍一從傳於世今刊入奇吾齋叢書中其西長夏以刊本校勘
互有異同如向子南頤一則館中多缺文而刊本則有殊存未面
目內載王子思字仲和海鹽縣事致因任祇有王震字存王懋而謂
王子思者未知何名而記一事之未載後一從因任以目補入焉

樹井記

方地山在揚州得舊抄本北窗矣輟錄乃樹井據刻本核過其其上卷濃
朱筆全識為周季貺復校者周校蓋據讀書齋本而祇得上卷全下取
讀書齋本合校之其間子南二條讀書本既完具蓋出自吳方山抄本
竹垞與樹井俱未之見今補錄於右方 癸丑三月十日沈姑記

卷之四